

不要倒了架子

□钟庆作

周末,和友人去看荷花。刚下过一场雨,空气格外清新。车颠簸于山路之中,两边是满眼的绿色。一个钟头左右,来到一个岔路口,友人说右转就到了。

车子一拐进了一条村道,路边零星散落着几户人家,微风拂过,田野里绿油油的秧苗迎风摇曳。偶见有几块尚未插晚稻秧苗的稻田泛起白光,波光潋滟。一个农妇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在平整着稻田,还有几个老乡弯腰在插着秧,为今年的收成做最后的努力。远处的山顶云遮雾绕,山峰若隐若现,好似仙境一般。

车在路边的一幢三层新楼房前停下,这是友人预先定好中午吃农家饭的地方。我们下车小憩,女主人一边热情地招呼着我们喝茶,一边和我们聊起了家常。一问,她娘家居然和我同村,按辈分她叫我叔叔。

得知是娘家人,女主人格外高兴,连忙叫她男人出来认亲戚。她吩咐男人赶紧去自家菜地里摘一些新鲜蔬菜,要好好招待我们,并特别嘱咐说:“叔叔第一次来,千万不要倒了架子。”

“不要倒了架子。”我心里一热,很久没听过这么纯正的乡音了,我们老家说“不要倒了架子”就是“不要丢了面子”的意思。

去附近村子看完荷花回来,本家侄女早已做好了一大桌子菜,家乡的味道一应俱全。侄女的男人不喝酒,还特地把

来用茶一个个敬过来。其实我们都是很随意的人,周末只图个快乐和清静,没有那么多讲究,开心就好。但对于那个第一次谋面的亲戚,在他们看来,有娘家人和客人来,肯定是件很重大的事情,既要招呼好,又要讲究礼数,因为这直接关系到“面子”问题。

在我老家农村,“架子”即“面子”,是要得紧的事情。读书要争前几名,“驮扫把”(最后一名)就会倒了“架子”;种田要看谁家稻子长得好,稻子稀稀拉拉也会倒了“架子”;过年走亲戚大人会交代孩子要尊敬长辈,不要不懂规矩,否则会倒了“架子”。“面子”事关自尊、事关名声、事关修养。总之,“面子”在纯朴的农村人那里从古至今都是第一重要的事情。

如今的城里人被钢筋水泥包围,人情薄如纸。下班回家,大门一关,不知邻居是谁。在公共场所也没有什么面子可言,红灯可以乱闯,痰可以随地乱吐,老人摔倒没人扶,为争一个公交车座位妙龄少女也可以和老人大打出手。而在纯朴的农村,乡亲们依然遵循着千年古训,小心翼翼地维护着“面子”,正是“面子”构成了他们的道德底线和向善之心。相反,城里人却因太多的欲望和贪婪丢掉了祖宗传承下来的对“面子”的真追求。

那天我心情特好,感觉倍有“面子”。不知是欣赏到了“出污泥而不染”的荷花,还是和友人开心地相聚,抑或是见到了家乡的亲人?我想三者都有。

总是尽量满足。十元、二十元的“大”生意他自然做,一元二元的小生意他也不嫌少。有时到了中午面卖光了他正要赶回去吃饭,突然来个顾客说今天一个人在家想买一块钱的面条回去下饭,他二话不说,照做不误。老徐厚道,假如电子秤上显示五元二角、三角,他只收五元整,顾客要十元馄饨皮,而电子秤上正好是这个数,他都会再加上几张皮子。

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是我们这里的“中元节”,家家户户都要包馄饨来祭祖。这几天镇上几家商店都特别忙,老徐的商店更是门庭若市。他全家三口全上阵通宵达旦都忙不过来,还要请来几位亲戚帮忙。其他两家商店都趁机大涨价,而老徐仍和平时的价钱一样,一分不涨。如是,顾客们纷至沓来,到深夜十二点还有人来买馄饨皮。有顾客给他算了一笔账,如果他节日期间每斤涨个三五毛,他就能多收入上千元。老徐笑笑说,钱不能这么赚。

老徐十几年前从一家工厂下岗,他老婆是个家庭妇女,开始就靠微薄的下岗费生活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这家商店,虽然收入不高,但一家人的好日子逐渐过得滋润起来,从他整天乐呵呵的脸上能够读出他对生活很满足。

不管顾客有何需求,老徐



《母爱》印尼】苏洛莫

青石街 97号 NEW SUPPLEMENT

树阴下

□朱秀坤

在我们这座小城,有不少踏三轮车的人,挣几个苦力钱,贴补家用,养家糊口。

但是,当我看见这位老妈妈踏三轮车时,真是有些奇怪,继而便感到凄凉,心中生出一种悲天悯人的喟叹:儿女不孝?负担过重?还是另有隐情?像她这般年纪,应该在家里含饴弄孙,颐养晚年才对呀!

老妈妈面色黧黑,裤管高挽,头上竟戴了一顶小红帽。哦,很慈祥的一个老人呢!

那时,正是三伏天,暑气逼人。老人将车停在路边树阴里,算是休息吧。车上没客,却坐了两个小孩,一大一小一男一女,多可爱的孩子。老人没有注意到我,她一脚踩在路面上,一脚跨在车上。左手是一只玻璃杯,装的是白水;右手却是一瓶饮料——举在孩子

面前。孩子呵呵呵地在笑,老妈妈也在笑,满脸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花。这样的一幅场景,也许在别人眼里是极平常的,但是在那样一个大热天里,真的让我很感动,感动于老人的开朗,感动于孩子的纯真,感动于那画面的朴实与生动。

我判断,那俩孩子肯定不是老人的孙子。孩子多半是熟人家的,或是有人暂时托她看管一下的。于是老人买了饮料,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,全心全意地当一会儿奶奶。你听,她在唱呢:秋天到了,天气凉了,小小树叶渐渐发黄了,轻轻落在草地上,草地上……

我料不到老妈妈会唱这首歌曲,小时候我就多次听我的母亲唱过,听着听着,便在母亲的怀里睡了。老人在大热天里唱这秋天的歌,怕是盼着天气快点变凉吧?

老人唱得很认真,很柔婉,当然好听。我一转身,心中酸涩,一滴泪差点落下来。

开学饭

□朱凌

小时候,临近开学的几天,母亲便不再让我和同学一起外出,而是在家将书包洗净,将该带的东西准备好,同时还会让我抄写一些学过的汉字。母亲说那是为了给我收心,有一个好的心态迎接新学年。

在母亲的督促下,我只好安心地呆在家里,挨着日子等开学。开学报到的前一天,母亲会去市场上买回许多好吃的,饭菜上桌了:有肉,有鱼,有水果,很丰盛。母亲称之为开学饭,她说:“吃了开学饭,就要安安心心地去上学,不能再想着假期里的事情了。”

吃着开学饭,母亲的唠叨一直在耳边,说得最多的无非就是家里花钱供我读书,都不容易,让我一定要好好学习,不能辜负了他们。

如今我已为人之母,每次女儿开学时,总能让我想起当年的我。当然,每到开学前一天,我也同母亲一样,会为孩子准备一餐丰盛的开学饭,并告诉她,吃了开学饭,心,就该收一收了。不过,女儿对于这餐饭并不领情,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,平日里吃的东西已经够多,并不能体会当年我吃开学饭的那种愉悦的心情。

这个假期,女儿玩得也算够疯狂了。到了临近开学的时候,我刻意让她的作息时间与学校同步。当然,今年的开学饭,我也会精心准备。

微观

○ ○ ○

特别“奖励”

操乐发

在居住的小区旁,不知何时放了一块不小的破铁皮,一群孩子整天高兴地在上面乱蹦乱跳,那声音震耳欲聋,叫你寝食不安。几个人去劝阻,甚至叱骂、恐吓,孩子们不但置之不理,反而蹦得更欢。

那天,我准备了一个小玩具汽车来到孩子们中间,说:“今天看你们比赛,谁蹦得最欢,这汽车就奖给谁。”孩子大喜,尽情地蹦着,那个蹦得最尽力的孩子便得到了玩具汽车。第二天,我准备了一只气球对孩子们说:“今天你们继续比赛,奖品是一只气球。”孩子们看到奖品不比昨天的,兴趣大跌,愿意尽情蹦的不足一半。第三天,我带了两粒小硬糖,告诉他们:“今天的奖品是两粒小硬糖。”孩子睁大眼睛看着我,确定真的只有两粒小硬糖时,一个个摇头,失望地离开了。

直到破铁皮被运走,孩子们再也没来蹦过一回。

惊秋

章铜胜

秋天,是被一些细微的声音惊醒的。清晨醒来,静听,窗外扫除落叶的声音,刷刷,刷刷地响着;一阵风过,能听到落叶在风的裹挟下,穿行于空旷的街道,发出沙沙、沙沙的声响;晨露未消,还能听见躲藏在某个角落里的蟋蟀也在吱吱、吱吱地叫着。一点点微小的声音,细细弱弱,却在时刻提醒着:秋天来了。

惊觉初秋,就像是人到中年时的揽镜自照,忽见鬓边数茎白发,瞥见之余,先是一惊,再对镜细梳理,发现白发如额角的皱纹,渐次增多。豁达的人会叹,叹流年逝水如斯;敏感的人会忧,忧岁月蹉跎青春不再。惊觉初秋如惊蛰,都是一惊之下的喜或忧。惊蛰让人感受到春天突然到来的喜悦,而秋天,也应该用一个“惊”字来命名,一个“惊”字,让人惊觉,让人惊艳,也是无声的提醒。

良师益友

即近完美

阳台郁郁葱葱的植物,是我的好朋友。闲下来的时候,在那里坐坐,站站,也可能是蹲蹲,洒洒水,翻翻土,或是什么也不干,只是静静地看着它们,看它们不知疲倦地葱翠着,看它们在冬天依旧默默地绽出新芽,看它们忽然间打出花骨朵,开出美美的花儿……

说是好朋友,因为我照料着它们,它们也陪伴着我。很好的朋友就是可以听你一个人神经病一样絮絮叨叨,知道你只是想倾诉,怜爱地看着你,等你自己静下来,处理好繁杂的心绪;很好的朋友就是两个人默默无语,只是相对看着,或呆在一起,各忙各的。有时觉得,它们还是我的老师,虽然没有言传,却用身教让我浮躁的心静下来,体会生命的意义。任凭春去冬来,只要顺应四时,就是大美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